

懾人魂魄的照片

· 田定忠 ·

松筠之節的節操（下）

虞祖培少校、喻經國少校、薛洪吉士官長、高銓上兵殉國經過：

民國五十一年一月八日，由郭統德上校領軍擔任P2V-7C機的機長，組員含電子官虞祖培少校、喻經國少校、機械員薛洪吉士官長、空投員高銓上兵等共十三員。

當日日落後P2V-7C任務機由新竹基地起飛，全程沿著大陸海岸線外，保持低空五百呎的高度航行北上，目標是偵測山東半島及遼東半島之兵要，然子夜時分，任務機飛抵黃海後與基地臺突然失去通聯。

P2V-7C機與基地臺失去音訊後，美方透過多方管道查證，均無法尋獲該機下落，在黃海上亦未能發現殘骸及油漬，而中共官方也未公布有關訊息。

依據經驗分析，飛機如果發生機械故障，當會有充裕的時間向基地臺發出信號，然飛機卻不曾發出任何警告即失去蹤影，研判該機於暗夜中長時間在海面上低空航行，飛行員全神

貫注引發身心疲勞，在精神不濟情況下，操作疏忽瞬間墜海後下沈。

墜海失事飛機上的組員全部失蹤，研判已隨著P2V-7C機葬身在黃海朝鮮灣的深淵中，組員除機長郭統德上校及前述四員外，尚有飛行官崔傑石中校、梁如年中校，領航官李滌塵少校、劉敬賢上尉及鍾熾藩上尉，電子官張漢生少校，通信官楊文成少校，空投員考振芬上兵。

P2V-7C機於黃海失蹤後人機音訊全無，半年後軍方依規定將機組人員列為作戰死亡人員，並在碧潭空軍公墓設置衣冠塚，供家人憑弔。

民國九十一年香港影星劉德華以殉國烈士李滌塵妻子鄭淑儀老師一生都在祈禱、盼望著先生歸來的哀怨淒美故事，譜寫了一首歌曲〈黑蝙蝠中隊〉，描述黑蝙蝠隊員和新婚妻子在任務前習慣性的道別，卻不想這一回的道別竟成了永訣的生死離別。

歌曲並以動畫拍成ZC，讓國人深入瞭解這段不為人知的血淚史，曲

調沈重的歌詞訴盡了新竹眷村多少婦的委屈、哀傷與無奈。

黑蝙蝠中隊的傳奇也隨著劉德華的歌聲，流傳到全球華人心田中，讓世人清楚地知道中華民國軍人為國征戰的冒險與艱辛，及黑蝙蝠隊們忠肝義膽不畏犧牲的偉大情操。歌詞節錄如後：

秋風無情 吹落葉飄滿地
流水無心 像東去的漣漪
請別再哭泣 那傷心的歌曲
當楓葉再紅 我會回來看你

這樣說 那樣說
這故事到底怎樣說
說三十多年前的一個夜晚十點多
在空軍眷村裡的一個小小角落
而女老師飛將軍剛剛結婚一年多
女老師懷了孕 想在今夜說
飛將軍有任務 說要馬上走

一時一言不合不巧
女老師她說不出口
飛將軍一急 他轉身走

人難料事難曉 命運實在更難了
誰知那晚飛將軍他一去不復返
而女老師她心碎得不得了
獨自忍著萬分的傷痛養著小襁褓

啊寂寞孤單眼淚失落傷心和煩惱
哪一種她沒嚐到哪一種她躲得了
只是在她心中一直不能很明瞭
到底命運對她是怎麼了怎麼了

有一句話女老師她
三十年前說不出口
有一句話女老師她
三十年後說不出口

有些淚一直沒有停過
有些傷一直沒有合過
有些痛一直沒有醒過
有些話一直說不出口

過： 周以栗中校、李文駿少校殉國經過：

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周以栗中校任P2V-7U機長，率組員含領航官李文駿少校共十四員，晚間七點在朦朧夜色下由新竹基地起飛，晚間七點四十分由浙江三門灣低空潛入大陸，準備於華中及華南地區執行電子偵測任務。午夜時分於江西九江地區偵獲中共J-4轟炸機及米格十七戰機尾隨追擊，經擺脫後，進入湖北地區偵查，任務完畢後，準備經過江西南昌折返。

中共J-4轟炸機及米格機於九江地區未能一舉擒獲P2V-7U機立功

，當然不會輕易罷休，遂積極準備等待P2V-7U機返航。次日凌晨零點十分，我機飛抵江西臨川附近，遭中共J-4轟炸機及由向塘機場起飛的米格十七戰機再度攔截攻擊，中共解放軍空二十四師夜航獨立大隊副大隊長王文禮駕米格十七戰機第三次攻擊時，在接近山陵之高度以極近之距離，擊中P2V-7U機右發動機及機翼，火苗迅速蔓延至機身，飛機失控後墜毀在臨川縣大窩坑村山地斜坡上，機組人員共十四員瞬間罹難壯烈殉國。

殉難之十四員除前述周以栗中校及李文駿少校外，餘為飛行官陳元諱少校、黃繼鑫上尉，領航官王守信少校、傅永練中尉、汪洽少尉，電子官馮成義少校、黃克成少校、薛登舉上尉，通信官卞大存上尉，機械士彭家駒上士，空投士程克勤士官長、楊思隆上士。

民國七十六年七月臺灣解嚴，政府開放老兵返鄉探親，周以栗烈士遺孀蕭家珍女士和其他烈士遺眷趁機查詢黑蝙蝠機員遺骨。

此期間移民加拿大的前黑蝙蝠飛行員高蔭松，看到王文禮撰寫當年他駕駛米格機擊落我方偵察機的文章。高蔭松立即寫了一封信轉交給王文禮，希望王文禮能透露當年他擊落我

機的正确位置，讓他通知家屬前往尋找遺骸。

王文禮接到信後熱心地回信給高先生，透過書信往來，雙方積極收集資料，並聯繫國臺辦及海協會協助尋找黑蝙蝠烈士的骨骸，終於促成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四日周以栗等十四名烈士遺骸迎回臺灣，合葬於碧潭空軍公墓。

此為黑蝙蝠中隊飛機在大陸多架失事，繼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首批烈士遺骸返國之後，烈士遺骸被迎回的第二架。

陳運龍少校殉國經過：

越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為執行戰場情報工作，以合約方式雇用一些國家的航空公司替其在越南戰場上的據點執行補給業務，在這個時空背景下，遂與我國政府達成協議由空軍三十四中隊參加支援，計畫命名為「南星計畫」。

我空軍為執行「南星計畫」，於民國五十一年初派飛行官、領航官、電子官、機械官等三十餘人，赴美國北卡羅來州帕普空軍基地接受C-123型運輸機之訓練，年底完訓返國並擔任國內換訓人員之種子教官。

陳運龍少校為學術兼備之優秀通信官，經遴選為「南星二號」C-123

機之通信官，預完訓後於民國五十二年七月開始執行美國中央情報局位於北越地區之情報據點任務。

民國五十二年五月十日總部情報署負責「南星計畫」的參謀官羅恩廣少校隨C-123機組，起飛赴南中國海執行夜間海上完訓考核，任務完畢後返降時，C-123機由臺灣屏東海岸上岸，由於機組人員將枋寮漁港誤認為上岸之參考點東港，致飛機在偏離航道情況下低空飛入枋寮東面之山區，飛機低空撞山，全機組員罹難。機組人員中機長沈裕立中校、飛行官劉緒光中校、林志培少校，領航官沈康侯少校等四員皆為赴美受訓之人員，一時空軍喪失了多名飛行菁英。

此次失事，由於事涉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海外的機密業務，C-123飛機亦為美國提供之飛機，平時運作時各計畫小組彼此隔離，非事關人員均不得相互問或打聽，因此C-123機失事之後續處理極為低調，失事報告亦未列入空軍失事紀錄內，連黑蝙蝠中隊人員也僅知人員殉難，卻無法掌握失事詳情。

P2V-7J受創後李德風機組與蔣公合影照片中的十三位組員，在兩年的時間已陸續殉國了十一員，唯有飛行員李德風中校及空投士呂玉昇士官

在後續的敵後征戰任務中一帆風順，從軍旅中全身而退後，奉調至華航擔任機師及機械員。

行筆至此，特以唐朝王翰的《涼州詞》來抒發我對這兩張撼人心弦、懾人魂魄照片的感想，及分析當時軍人為國征戰忠肝義膽的氣節。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飲琵琶馬上催，

醉臥沙場君莫笑，

古來征戰幾人回。

盛唐邊塞詩詞具有豪邁奔放的特色，反映出將士們在沙場上臨危不懼、淡定自若、豁達開朗豪興逸發的性格，面對戰場上的恐懼與生死，詩人們不會用淺斟低酌借酒澆愁來表現場景的鬱悶沉重，反而用「醉臥沙場君莫笑」來表現將士的豪放曠達；用「古來征戰幾人回」來表現邊疆沙場上軍人置生死於度外的豪爽氣概及視死如歸的勇氣。

漢唐邊塞詩詞具有雄渾磅礴、悲壯浪漫的風格，意境波瀾壯闊讀來盪氣迴腸，反映出軍人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也反映出華夏兒女保家衛國、開疆拓土的抱負。

漢唐詩詞一直影響著炎黃後代子孫的思想與行為，漢唐時代的軍人皆具「令民與上同意」及「忠君報國」

的核心價值，千百年後民國時代的軍人亦是如此，更何況是面對家國更改的悲劇時代，此時做為一位有血性的男兒，在崢嶸歲月中肩膀上承擔的是國家的存亡及國祚的延續，面對危難他們的抱負正是如孟子《公孫丑下》篇之語：「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

軍人為國征戰是天經地義的事，衝鋒陷陣深入敵境作戰有如火中取栗具有高度的危險，隨時都可能喪命。當被賦予任務時，任務成員心中想的只有如何達成使命，縱使知道敵人已布妥口袋準備圍捕，也必須如飛蛾撲火般前往，在他們心中只有「遵命！」及「誓死達成任務！」沒有猶豫更沒有躊躇。

「我們必須去，但不一定回來！」這是黑蝙蝠隊員的口頭語，彰顯了英雄們無比神勇的豪氣，但英雄的氣概並非完全與生俱來，而是後天的熏陶與淬煉。

他們在軍校中接受了博奧的中華儒家文化思想及完整的軍人人格養成教育，在儒家文化潛移默化及國破家亡救國圖存的使命感影響下，每位軍人都養成了「知廉恥、辨生死、負責任、重氣節」的革命人生觀與生命價值觀，及「濟蒼生、安社稷」的英雄

抱負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英雄擔當。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是中華文化裡對時代人物氣節的勉勵，及對人品高低辨忠奸的銅鏡，鼓勵人們在危難之時，發揮松筠之節的品性和忠肝義膽的節操，唯有如此方能被後人尊敬與傳頌。

「莫負古聖賢，效歷朝英雄！」更是身處國破家亡的悲劇年代中，被心中充滿使命感及責任感的軍人奉為人生奮鬥的圭臬，因此在國府內戰失利遷臺，國家處於風雨飄搖之際，每位軍人個個都俱有無比慷慨悲壯的性恪與救亡圖存的胸懷，為國甘願付出生命而無怨無悔，他們深切瞭解及信奉「我生則國死，我死則國生」的道理。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在歷史的長河中唯有為國立下汗馬功勞，方能在人生的生命中留下痕跡，也才能在青史中留下芳華，英雄們平平淡淡的來，轟轟烈烈的走，在國家生存與奮鬥的歷史中留下了英名永傳後世，莊子語：「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過隙，忽然而已。」

黑蝙蝠文物陳列館內展示照片中的所有英雄，他們的人生豈是忽然而已，而是浩氣長存！光照日月！

老家、遷徙家、我們這一家 軍人世家

· 天襲 ·

爸媽於成都成親，抗戰之後，部隊剛好移駐南京大校場機場，並於上海與祖母、叔嬸等會合。民國三十五年，姊及大哥於上海出生，緊接著內戰告急，隨部隊轉回四川，二哥在成都出生，才幾個月大時，家父又帶著祖母、叔嬸等眾多親人，民國三十八年中，由四川成都，搭乘軍機撤至臺灣新竹，三哥和我民國四十一年，相繼在新竹機場內的臨時眷舍出世，那兩棟房子直到民國一〇七年還在，後來改成通航中隊辦公室，而後民國四十二年又隨部隊換防移駐臺中、屏東！屏東十一大隊北調新竹，第六個小孩（我老弟）民國四十四年於臺中出生。

自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後，在諸多不得已情況下，國、家、世局、部隊、親友、百姓，短短十年，白雲蒼狗、變化萬千，韓戰後，我們這一家子遷到臺中，成員也到齊了。

我家直系九口，自民國四十二年那時起，在臺中水滴眷村扎根萌芽、枝壯葉茂、花綻果熟，結束了近二十年浮萍生態！

爸、媽、姊、兄弟及兒姪輩，曾經和現在，將校尉士兵全多錄，甚至雇員（媽和姊）、替代役（侄）都齊全了，最炫耀門楣的是父親過逝前幾年，五兄弟全是軍官，且陸、空軍三個飛官，曾有一次三軍聯合作戰大演習，三兄弟均飛在空中，三哥在坦克裡，老弟步兵扛把槍打野戰，實在是精彩極了（大哥F-5E戰鬥機部隊、二哥陸軍航空A-1H攻擊直升機空中騎兵旅、三哥裝甲師少尉預官、我在F-100A戰鬥機部隊、老弟步兵中尉）。

《搶救雷恩大兵》上演時，看著看著，我就忍不住想，看什麼雷恩大兵，若是老爸（已退伍之頂級軍曹、一等一級空勤士官長）搬張藤椅坐在眷村壩子榕樹下，泡杯茶、翹著腿、點支菸，手握超高頻無線電，指揮我們五兄弟作戰，姊在機場報戰報，媽在廚房弄軍伙，全家動員參戰，這可比「雷恩大兵」還要精采數倍，況且他只是一大兵，而我家是兩雇員、一軍曹、五軍官！很神氣吧！我們這一家「軍人世家」。